

日本推理名作选

梦野久作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日】梦野久作 著 杨明绮 译

卷三





梦野久作 卷三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目】梦野久作 著 杨明绮 译

日本推理名作选

由小知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使用本著作物。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8-190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推理名作选. 梦野久作. 卷3 / (日) 梦野久作著;
杨明绮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7
(日本推理名人堂)
ISBN 978-7-80720-795-5

I. 日… II. ①梦…②杨… 推理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5860号

书 名：日本推理名作选·梦野久作 卷三
著 者：[日]梦野久作
译 者：杨明绮
出 品 人：周殿富
总 策 划：崔文辉
策划编辑：张晓辉
责任编辑：杨 洋 顾学云
装帧设计：王 哲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5.625
版 次：2009年8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80720-795-5
定 价：38.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梦野久作 卷三

人肉香肠 / 1

乡下事件 / 37

死后之恋 / 113

中国米袋 / 143

飞翔的阳伞 / 185

先走一步／ 225

对 焦／ 291

狂人之笑／ 325

幽灵与螺旋桨／ 347

疯狂地狱／ 369

死于玩笑／ 407

海滩小子／ 433

醒 悟／ 475

梦野久作 卷三

人肉香肠



这是关于我所开的洋行里^①其中一种土产的故事。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因为事情实在太久了，有些不太记得还请多包涵……不过这事着实让我惊吓得差点丢了小命，仓皇失措地逃了回来……

……咦……那件事？你是说那件事？嘿，多亏地球是圆的，我没能成为人肉香肠……

哇！吓了一跳。是听谁说的啊？哦，原来是听花店那个阿六说的啊……话说回来，你胆子还真小啊，居然随便告诉别人这个如此不堪的秘密……听我往生的父亲说过，那家伙本来就是是个嘴巴不牢靠的畜牲……我记得从来没跟别人提过这件事啊……

^① 过去外国人在日本开的店。



嘿嘿，真是不好意思。像这样能坐在自己亲手做的坐垫上，眺望着自家兄弟亲自修筑的庭院，还有老公作陪喝上一杯，这种幸福是外人无法体会的。哎呀，真是不好意思。还要麻烦尊夫人您斟酒……不用这么客气啦……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世界实在是太过圆了，嘿嘿嘿。不好意思……满出来了，满出来了。

由这件事就可证明世界是圆的。这件事一开始就见端倪……咔嚓咔嚓，这是将人肉和猪肉及狗肉搅在一起做成香肠的机械声……嘿，美国现在也有这种事。我想你先生应该也听闻过……嘿嘿……我就是差点沦为这机械声下的冤魂，说起来不是什么很舒服的事。在美国好像杀了人之后，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人做成香肠。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心惊不已。要是有什么让你们感到不舒服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

哦，尊夫人似乎对这事很感兴趣……真是让两位见笑了。听这件事时眼尾会不自禁地上挑，自然成了美女……这是新的美容手术……哇啊，恕我大言不惭。我老婆从前在水天宫撞见长脖子妖怪，回来的那天晚上就发生梦魇……总之就是这么一回事，一直担心她的脖子会被妖怪给砍了去……半夜还会发出嘶哑的声音，吼着脖子快掉了之类的梦话……混账！脖子掉了就成不了美女了……我只好重重地拍了一下她的背，才终于清

醒过来。当时她的样子真的非常糟糕……看来她这一生都别想成为美女了，可惜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嘿嘿嘿。所以说这世上就是有着许多无奈的事。

那是我二十七岁时的事，也就是三十年前的事吧……记得那是明治三十几年新年时发生的事。那时我还任职于中国台湾总督府^①，那年春天到夏天，在美国圣路易这地方举办世界首屈一指的博览会，那时日本也有推出中国台湾生产的乌龙茶参展，还成了话题。那时什么东西都是舶来品，只要是红茶或是什么东西标榜是洋鬼子制造的，立刻就能赚得暴利……我们要试着向洋鬼子推销比印度产的极品茶更加芳醇、美味的乌龙茶，那时的民政长官是后藤新平男爵……嘿嘿，拜这位土男爵的命令之赐……居然问我要不要带中国台湾名产前往美国参展，老实说，我听到时真的吓了一跳。

说来惭愧，那时的我还像个刚从小学毕业的小毛头……只知道麻雀啾啾叫、乌鸦嘎嘎叫，只懂得幼儿园时老师教导的事，

^① 自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台湾地区便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故有“台湾总督府”这一日本殖民统治机关，自1945年10月台湾地区回归，方才撤除。



根本没见过什么世面。况且去了海的另一端说日语也不见得通，所以压根儿也没考虑过开什么洋行之类的。

当初渡海到中国台湾建“总督府”官厅时，看到船能在没有陆地的海上平稳航行，总觉得有种奇妙的感觉。我们还请教率团的藤村工学士为什么会这样，结果还被笑呢。

“不用担心，地球是圆的。所以不管去哪里最后一定会回到日本。”

“哦！可是有谁看过吗？”

“虽然没有人看过啦。你这就是典型日本大男人的自以为是……想想天草之女^①的例子……不知道世界是方是圆的女孩子却能够游走世界，将各色人种玩弄于股掌之间，从他们身上赚取大把钞票送回日本孝敬父母。相当有一套呢！天草之女的势力可说遍及全世界呢。”

“哦……原来如此，还有这种事啊。”

“真受不了！看洋行就知道了。”

“哦！这么说有不少这种天草女啰？”

“这我就不清楚了，在国外不管是挖炭坑、采金矿，或是开

^① 明治。

垦保护林，日本的天草女总是比机器先到一步，开始做起看洋鬼子脸色过活的工作。不管是盖城镇、架铁路，一步一步开发着。不管好事还是坏事，豪气十足的日本女人永远是开路先锋。也许在你意想不到之处能够撞见天草女呢。”

“哦！那这些女人后来如何呢？”

“这还用说嘛，当她们真正领悟地球是圆的时，于是她们光荣返乡，选择步入一般婚姻生活。而且……对她们而言，如果不想办法让自己成为这样的女人就无法觅得良缘，所以这也是无可奈何的。”

“那她们的嫁妆就是地球仪啰。”

“大概吧。对这些天草女而言，如果不知道世界是圆的，就没有开洋行的胸襟吧！”

我为自己的见识浅短感到羞惭，不过心里倒也踏实多了。

当我决定前往美国时，心情倒也相当平静。因为跟我那些死党……像是木匠、泥水工，还有花店阿六的父亲等十四五位好伙伴一起同行……大伙还集资了七十钱在基隆买了个地球仪带去，准备解释给那些洋鬼子了解小小的日本在哪里。那段漫长的海上生活，我的心情却有了微妙的变化，对于自己老是替很多事找借口感到非常不安。即使现在和初次见面的洋行的人



对照面，都会让我头皮发麻，仿佛生病般，也许是发高烧也说不定。其实并没有什么，但心里就是有种大家该不会被骗，被流放到离岛的不安念头。该不会被派到佐渡岛挖金矿吧……成天就是这般胡思乱想，以至于餐餐食不知味。也许是厌倦每天都吃咖喱饭、浓汤和可乐饼的缘故吧。

船上的余兴节目开始上演了。我表演的是一种滑稽的民间舞蹈……于是船上出现身着华丽格子纹浴衣的人……一时之间仿佛团十郎再世似的……接着，红色丁字裤、钲^①、太鼓、三味线等纷纷登场，阵仗可真是惊人啊。

当天甲板成了可容纳约五六百人的大型舞台，聚满了从一等船客到像我们这种特别三等的人前往观赏，记得个性活泼的洋鬼子船长还特地耍了一段西洋魔术。现在想想这番表演的确蛮新鲜的，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后来看日本人所耍的西洋魔术实在不这么高明。毕竟西洋魔术在日本还不是很盛行。那时轮到我出场表演准备起身时，花店阿六的父亲往我身边走来。那时的他早已秃头，脸上挂着红通通的鼻子，因为听我说世界是圆的，所以每天都会走上甲板，活像唱机里的唱盘似的，

① 一种歌舞伎用的乐器。

边绕着船身边眺望一望无际的海洋，真是让人摸不透的家伙……那天他和我一组表演舞蹈，那家伙穿着华丽浴衣和红色丁字裤，一脸心不在焉地走上甲板，他眨着那对像橡果般的小眼，盯着因为听锣声听得出神的我。

“哎哟！我怎么想就是想不通。”

“什么事想不通？”

“就是世界是圆的这件事……”

“真是拿你没辙……你到底要问我几遍才甘心啊？坐船到中国台湾时不就已经跟你说明过了吗？”

“安心的人只有你吧。我可是一点都没办法安心呢！想想真是不可思议啊。”

“什么事不可思议？”

“不过我怎么想就是想不通。那个地球仪怎么看都是圆的，可是上面的水为什么不会流光呢……难道不会突然来个大浪吗……你说是吧……”

被他这么一说，着实心头一惊。虽然嘴巴拼命逞强，但心里还是担心不已。不知道是因为生病的关系，还是被搔到心中痒处，觉得有些头昏眼花，意识越来越飘远……然后又被硬生生地拉回现实。真是意志薄弱的人啊。也许那时的我……和

阿六的父亲一起生了不知名的病，所以也没办法吧。人一旦生了奇怪的病就会这样吧。与其说是癫痫，应该说是地球癫痫症才是，总之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呢！

就这样同样身染此病的阿六的父亲，将我反复从现实中拉进拉出……如果世界突然变成一片平坦的话，那就糟了。那个啰唆的家伙……托他的福，我的舞跳得乱七八糟。记得不知是谁好像曾经对原本住在一片平坦世界的人说“世界是圆的”，结果被判造谣罪。真受不了啊！就这样在抵达美国前的两个礼拜，阿六的父亲和我被抬进了上甲板的病房，痛苦呻吟着。

之后听别人说，我们两个一起跳的那场乱七八糟的民间舞蹈……居然在船上备受好评……而且因为当时我们两人一直……不好了、不好了……发出奇怪的梦呓，因此慎重起见还帮我们两个抽血检查，结果真是恐怖啊。不安浮躁的情绪因子完完全全留在血液中。哪个白痴家伙还硬是给它冠上了毒之名。嘿，什么病毒呈阳性反应，一定是脑梅毒之类的……总之我们就默默吞下了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我想那个船医肯定是个坏心眼的家伙，肯定知道我们染的到底是什么病才是……

什么？关于病名是吧？那就是阿六的父亲是“横死路旁”，而我则是“鸚鵡小便”吧……这可不是说笑呢……嘿。

Nostalgia……算是 Nostalgia 里的一种思乡病。伤脑筋啊，别人听了都觉得很可笑，可是当时我们两个人可是发着高烧呢。回到日本听别人说我们得的是舶来神经衰弱症……重的是 Nostalgia，症状轻一点的就叫做思乡病，在当时算是一种挺时髦的病吧。我们就这样穿着华丽的浴衣搭配红色丁字裤，拿着黄色毛巾的人在一旁照顾着我们……

但是，一踏上美国陆地我们两个就突然恢复了精神，抵达圣路易后便立刻参与搭建会场的工作。按照藤村工学士所拟的设计图所建造的中国台湾式宫殿，获得极大好评。而且我和一起患思乡病的老头的照片还大大地跃上报纸版面呢！

因为这个患思乡病的老头经营花店，所以“台湾馆”^①前面的日式庭园就是出自他手……记得当我听闻这老头是雪舟的子孙一事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但是我的习惯更怪……我到现在还是偏好拿小斧头做工，而且最讨厌做工时木屑散得到处都是。那些洋鬼子技师看到我仔细地刨着足足有四十公尺长的美丽米松，刨下的一整条木屑竟有四十公尺长，无不佩服不已。因为这件事也有刊登于美国报纸上，因此展览会开始后不久，

① “台湾馆”是台湾地区被清政府割让之后，日本赴台建造的一种类似沙龙的会馆，以供明治维新后西化的达官贵人风雅聚会。



我在船上因为一时无聊所做的箱根细工——一种有自动装置的玻璃盒马上销售一空。总之，洋鬼子就是那种连芝麻小事都会十分热衷的民族。

话题再拉回来，圣路易博览会一开始，我们这两个患思乡病的家伙就打扮成像是帮无声电影旁白的说书人的样子，站在涂上红漆和蓝漆，还算富丽堂皇的“台湾馆”入口处，每天操着藤村先生教我们的英文，大声叫喊。

“JAPAN、GABAMENN、FORMOSA、URONTI、WANKAPU、TENSENSU、KAMINKAMIN。”

伤脑筋，别笑我嘛。我完全不懂我们到底在喊什么……一开始我们还以为喜欢开玩笑的藤村先生是教我们怎么说“这位先生、那位先生”的英文。就像“记起来兵卫、俄罗斯的乌、是中村”这类模式的英文，还想说是不是洋鬼子用来除厄或是祭灶神用的祷文，不过听起来似乎也不像……后来一问之下才知道我们说的那句话就是“日本专卖局台湾乌龙茶一杯十钱，COME ON COME ON”的意思，不是什么符咒或是丹药。

如果我们太早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也许就丢了我们的命，说不定，变成舶来品香肠，化成洋鬼子的屎尿……也许你会觉得我说的话很可笑，但是命运这回事何时会变成什么样，